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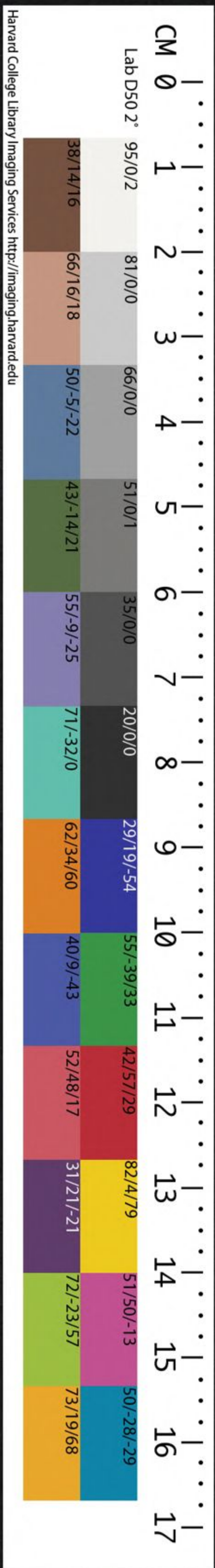
宋書卷十六

T 2455/17

12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82

~~ChL 2455.17~~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淳宋初貴達官至
 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
 江王禕以貴戚顯官元嘉末為吳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誕舉義
 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為
 府司馬丘珍孫所殺朝廷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
 風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初為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
 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
 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為北討大統朗聞之

西川中興書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禮

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
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
意可復佳耳屬華比綵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
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
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
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
士鉗口雄人蓄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
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纍旗惻然動仁欲
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
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
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
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家

身不絀王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
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
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識
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
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
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髻望鼓鼙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翬振
翻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
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
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
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
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秣芝澤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
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寶迺竚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剖心

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
民患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勅寇使車
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
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粘而出望旃而入結寃兩宮之下鼓袖
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
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迂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頽罷捐慕遺憂
夷毀銷譽呼嗚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
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
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堦月又檐
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曰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
篋席隅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讐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
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

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被觀邠豐肅尋伊高傍
眺燕隴邪履透衛覲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
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
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况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
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
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
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為
至迺復有致謁於為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
直而變為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
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議
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
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

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廼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
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
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
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朗
之辭意侷儻類皆如此復起爲通直郎世祖卽位除建平王宏中
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
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
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
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
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
知所以方然陛下旣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
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

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自家置一師男子十
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
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訓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
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
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
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
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
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
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
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
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
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

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麻蔭菴綠
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
則叙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
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
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
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
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
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
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
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
供吏死者弗望葬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成淹徭久妻
老嗣絕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

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
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
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
人坐之特雉可以娉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
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
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
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甸皆是不
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
寇盜豈可得邪旣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
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
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
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

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間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閒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

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微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徃徃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群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末克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

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喪出故制同外輿日久均痛故愈遲齊與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王啟流深情并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

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箸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輶以遊邀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

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
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
瞬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闈又如主
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
章小民旣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
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
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賈實
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
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
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
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
綬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

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堯民上滄辰紀下亂
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
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
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
須合冠而啟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
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
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
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與抑碎首之忿
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
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
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
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

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
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
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鄰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
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
察其擢脣吻樹頰胥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
四問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
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
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
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
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
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
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

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
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
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泆堂寄夫
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
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
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
疵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
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
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
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
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
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

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
寡復修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
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
常愈於媚神之愚徵正奏理之蔽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末時不有
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
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脛窮擯故西
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堂令循末典則群
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
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郡後荒
蕪頻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
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禱疾去官遂爲州司所糾還都
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

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盜
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
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
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鑠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
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爲南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
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嘗爲楚昭王一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
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閤祭
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
太祖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
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
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乃獨留

隨王誕鎮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
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南府記室先除
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
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
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
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沖在
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
軍新興太守又爲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
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
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
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
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

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
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
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入統元
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
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
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
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
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
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吏
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
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
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

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
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
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將
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羸身鞭
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
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
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旣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
謂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
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
默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
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祠謝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
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說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克

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
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
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
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
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
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
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
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
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
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
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
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

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敬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遷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三子淡淵冲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

文筆宗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並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谿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闕聰之路未啟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算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爲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益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

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終

西川中鳳葛氏

宋書卷八十三

西川中鳳葛氏

列傳第四十三

宗越

吳喜

黃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覬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覬之黠越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爲隊主世祖鎮襄陽以爲揚武將軍領臺隊元

嘉二十四年啟太祖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
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
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
不憂不得容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值建義轉南中
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祖卽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
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
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玄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
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
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因追奔至江陵時
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
免官繫尚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筑陽縣子食邑四百戶
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

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
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
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如
先八年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年督司州
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
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爲遊擊將軍直閣項
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
東海太守遊擊如故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並爲之用
命誅戮群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彈
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克切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咸一往
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日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
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

本官如故越等死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
並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
夕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
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
卽日收越等下獄死越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
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
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
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
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
宗越殺我譚金荒中僮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
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入嶠陝及巴口建義恒
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賊質每有戰功稍

至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龍驤將軍南下邳太
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屯騎校尉直閭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
年前廢帝誅群公金等並爲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南清河太
守譚金彊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畧沈果忠幹
勇鷲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勲義金可封平都縣男
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金遷驍騎將軍增
邑百戶太壹東莞人也自彊弩遷左軍將軍增邑百戶金太壹並
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武念俊生蔡那曾欣之並以將帥顯
劉胡事在鄧琬傳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爲
雍州遣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大府以念
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
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太堤巖洲蠻數千人忽至乘高

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推退卽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建中爲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誕出城走旣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爲冗從僕射出爲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軍將軍直閤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遣念乘驛還離州綏尉西土因以爲南陽太守念旣至人情並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顛斬之送首詣晉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劬太宗嘉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戶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封邵陵縣倭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爲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爲府將朱脩之拒魯秀於峴南長

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戶後爲張悅寧遠司馬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離州刺史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異調役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戶稍至劉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泰豫元年以本號爲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將軍餘如故謚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廢帝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子食邑五百戶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冠軍將軍順帝昇

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減爲喜初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旣畢闡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卽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啟太祖請喜自隨使命去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黔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群賊賊卽

日歸降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說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馬步東討旣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群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鴉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克使命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顛傳

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戶東土平定又率所
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陽太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荊州遷前
軍將軍增邑三百戶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仍除使
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
不行又除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五年
轉驍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寇豫州喜統諸軍出討
大破虜於荆亭偽長社公遁走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
兼左衛將軍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事假
冠軍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初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
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
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
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賊

私萬計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後
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啟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至是會有疾爲
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
十五喜將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謔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
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
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劭張興世齊王詔曰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克
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中常以正
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佞巧甘言說色曲以事人不
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
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黜欽二
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爲主

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群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慝及秦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群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

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惟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尚運補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克喜在赭圻軍主者頗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子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既歿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編小絹爰及草

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
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
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唯
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
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
朝廷凶惡不華恒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
命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
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
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
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
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各位已通又爲統副
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

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
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
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
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已異行超之
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
酒致言耳敬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
帥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
死或應繫者必赦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
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
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
於國喜自得軍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
姪及其同堂群從乞東各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亡

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
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
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兄茹
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
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念旣已被
恩得免憲辟小小犴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
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旣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
司喜卽便打鎖解襦與箸對膝圍碁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
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
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尉等謀立劉祥吾
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背國親惡乃
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私詐吾患其詭曲抑

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
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
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
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
豈有活路旣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
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附下罪豐若此而可久容臧
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其君若鷹
鷂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
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
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啟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
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蹄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
當節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螻螻

高自比擬當是自顧愆疊事宜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徒施脩林被
擊物惡傷類內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
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若吾壽
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
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
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
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刺累唐堯至
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先華士
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劍引前
筵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
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
喜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

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
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熬石以全身及熱勢
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
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累山積志意難容雖有
功效不足自補交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
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
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及喜死發詔
轉賜子微民襲爵齊受禪國除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京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齋
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離州回復爲齋帥質討元凶回隨從有
功免軍戶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
臺軍主謝承祖所錄付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

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
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性便辟勤繁奉事明寶竭盡心力明寶
尋得原赦委任如初敬免刑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
有功執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
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故太宗
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勳西
討於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
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後廢帝元
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
降之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
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
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

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
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
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
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
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卽任
候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候伯等並乘船赴
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候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且率所領
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旣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
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
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
莫能擒太宗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深
入無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當稍至寧朔將軍羽林監以

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食邑三百戶至是爲屯騎校尉加
輔國將軍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西將
軍改督爲都督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
陸郡公增邑二千戶并前三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齊王以
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黃回出自廝伍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
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伍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聞於知人
冀其搏噬造統前鋒竟不按刃軍至郢城乘威迫脅陵掠所加必
先尊貴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內文武剝剔靡遺及至還都
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劍遺思尚在軍府回遂敬求以
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
爲爪牙觀其凶狡憂在不測惡積孽著非可含忍應加剷除以明

國憲尋其黷狀是宜極法但嘗經將帥微有塵露臯疑從輕事炳
前策請在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
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旣住伏增
慙恧詔曰黃回擢自凡豎夙負疵黷貴以憲綱收其搏噬雖勤效
累箸而屠懷干紀新亭背叛投拜寇場異規旣扇廟律幾殆幸得
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
潛送器械氛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裂茅升爵
均榮勲寵凶諛有本險慝滋深構誘敬兒志相攻陷悖圖未遂狼
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徵索主局容疑便
加捶楚專肆暴慢罔顧彘則膺牧西蕃徽責惟厚曾不知感猶懷
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管未周貪據衿要苦祈回奪黷謁弗已
叨侈無度遂請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啟聞傷風蠹

化莫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窮治回死時
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陵相未發從誅回既貴祇事戴
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造未嘗敢坐躬至帳下
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常先是王蘊爲湘州賴川庾
佩玉爲湘州府長史長沙內史蘊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
陵王翽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
宗領軍戍防湘川與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爲逆佩玉幼宗各
不相信幼宗密圖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
任侯伯行湘州事侯伯以佩玉兩端輒殺之湘州刺史呂安國之
鎮齊王使安國誅侯伯彭文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
討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順帝初爲輔國將軍
回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閣領右細杖蓋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

之下獄賜死孫曇瓘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
是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
獲伏誅回同時爲將者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並
以武用額農夫稍至彊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子食
邑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
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
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
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虜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七百
戶出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將
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文太
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年
始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年卒追贈左將軍

常侍如故謚曰貞肅侯伯卽農夫弟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安都亦以軍功至軍校泰始初封頓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寧朔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啟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加捶拉徃徃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終

藝川中園
氏唐何氏

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鄧琬

袁顗

孔覲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玄並爲晉尚書吏部郎祖潛之鎮南長史父胤之世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豫章太守光祿勳琬初爲州西曹主簿南譙王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又隨府轉車騎參軍仍轉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起義版琬爲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於廣州攻圍踰年乃克以臧質反爲江州刺史宗慤所執值赦原琬弟璩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環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

藝川中園
氏唐何氏

徒仍停廣州久之得還除給事中尚書庫部郎都水使者丹陽丞
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
祿勳前征虜長史鄧胤之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
佐務心力歎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璩凶悖自取誅翦泐恩及琬特
免戮戮今可擢為給事黃門侍郎以旌胤之宿誠明年出為晉安
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無道以太祖
世祖並第數居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構嫌隙因何邁之
謀乃遣使齎藥賜子勛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遇齋帥潘欣之侍
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
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其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
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
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稱子勛教即日戒嚴子勛戎服

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曰少主昏狂悖及並是諸君所
見聞顧命重臣悉皆誅戮驅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之徒共成其
釁京師諸王並見囚逼委厄虎口思奮莫因身義兼家國豈可坐
視橫流今便欲舉九江之衆馳檄近遠以謀王室於諸君何如四
座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少主昏狂醜毒已積伊霍行之於古殿
下當之於今鄙州士子世習忠節況屬千載之會請効死前驅衆
並奉旨文武普進位一階轉亮為諮議參軍事領中兵加寧朔將
軍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參軍事顧昭之沈
伯玉荀道林等參管書記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之
郡始至尋陽與新蔡太守韋希直並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及彭澤
令陳紹宗並為將帥初廢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
悅下至盆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為司馬加

征虜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率
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
器械十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巴東建平
二郡太守孫冲之之郡始至孤石琬以冲之爲子助諮議參軍領
中兵加輔國將軍與陶亮並統前軍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
馳告遠近會太宗定亂進子助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
至諸佐吏並喜造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
琬以子助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世祖理必萬克乃取令
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
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
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顛梁州刺史柳元怙益
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

文秀與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
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先是廢帝
以邵陵王子元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
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太宗以子助起
兵本在幼主雖疑其不卽解甲不欲先彰同異敕令進道信未報
琬聞子元停鵲頭不進遣數百人劫迎之乃建牙於桑尾傳檄京
師曰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歷時乘雲轡頓於促路文祖定
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凶縱禍三綱理滅宗王俛首姑息逆朝
枕戈無聞偷榮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
戮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替嗣
王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
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

禍弒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反道効尤茂我皇德干我昭
穆寡我兄弟恣鴟鴞之心蹈倫穎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人藐孤
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昔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漢
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或忘驅况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
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衽金誓復宗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
領中直兵孫冲之龍驤將軍陳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泐流
電發逕取白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
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十羣徑出南州直造朱雀寧朔將軍諮議
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總中黃之旅梟雄三萬風掩江介
雲臨石頭建威將軍張洌龍驤將軍何休明提育獲之徒勁悍之
卒邪趨金陵北指閭闔龍驤將軍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勤輕銳
五千彊弩一萬飛鋒班瀆齊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內史鄧琬撮

湘雍之兵勇敢四萬授律總威颯集京邑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
悅蒼兕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內史
劉衍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太守謝稚建威將
軍領中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掃境勝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郢
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恩纏慕鞠旅先辰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
陵王子元席颯陵波整衆遄至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瑱練
甲陝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見於先
皇誠深投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顛不謀同契雷發漢南建武
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三千梁益青徐兗豫吳會
皆密介歸誠誓為表裏孤親總烝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
野金聲振谷鳴鼙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幹剛
鷲譎略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衆戰

孰能斯禦推此義銳滄海可聖諸君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或奕世貞淳見危授命而逼迫寇手効節莫由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趨福因變立功夫旦與與三監並時金霍與上官共主邪正粗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名播姦騁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譽遠明誓是哀成範全規殷監匪遠若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爵賞信如皦日巫山旣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守毀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購太宗萬戶侯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太宗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表勸子勛卽位鄂州承子勛初檄及聞太宗定大事卽解甲下標繼聞尋陽不息而顛又響應鄂府行事錄事參軍荀卞之大懼慮爲琬所咎責卽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率軍馳下并

送軍糧琬乃稱說符瑞造乘輿御服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奉天子字又云青龍見東淮白鹿出西岡令顧照之撰爲瑞命記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偽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二年爲義嘉元年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車騎將軍臨海王子頊衛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子元撫軍將軍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鴉集其幟又有禿鶯集城上子綏拜司徒日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愷地又有鴟棲其帳上以邵琬爲左將軍尚書右僕射張悅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征虜將軍如故進袁顛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臨川內史張淹爲侍中府主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弼並爲黃門侍郎廬江太守王子仲委郡

奔尋陽亦爲黃門侍郎鄱陽內史丘景先廬陵內史殷損西陽太守謝穉後軍府記室參軍孫詵長沙內史孔靈產參軍事沈伯玉荀道林並爲中書侍郎荀卞之爲尚書左丞府主簿江又爲右丞府主簿蕭寶欣爲通直郎琬大息粹悅息洵並正員郎粹領衛尉洵弟冽司徒主簿建武將軍領軍主晉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軍廬陵內史王僧胤爲祕書丞桂陽太守劉卷爲尚書殿中郎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中書通事舍人餘諸州郡並加爵號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太宗遣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其後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寧朔將

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率衆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洽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氳上業狂昏承祀國維以紊毒流九縣爨穢三靈播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睿在躬膺符握曜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湮蕪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沴冰消殄凶譙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卽晏晷緯還光鏗鏘聞於管絃趨翔被於冠冕同正窺窬畿甸逼遏劉子助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同讖邪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騎將軍江

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丞徒五萬董統前師使持節侍中
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州之衆總督羣帥龍驤將軍劉
勳寧朔將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
史龐孟虬淮頽突騎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
陽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遄驚江濱越棘吳鈞交
曜畿服茹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犄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
武念率雍司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
焱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雲舳鱸咽海昔吳楚連
衡燕淮勁捍塵擾區內聲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
城以待該天之網迫此身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掩霜鋒交集
猶勁颯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燠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惻愍
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扞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

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旣至雖悔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
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
嚴相衛奉註誤之罪一無所問琬遣孫沖之率陳紹宗胡靈秀薛
常寶張繼伯焦度等前鋒一萬來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曰
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効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
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乃加
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軍主鄭
景玄荊州軍主劉亮湘州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雒州軍主宗
庶等合二萬人一時俱下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
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雒州時琬遣閻湛之來寇廬江臺軍主龍驤
將軍段佛榮受命討之更使佛榮領鐵騎一千回軍南討三月三
日水陸攻赭圻亮等率衆來救殷孝祖爲流矢所中死軍主朱輔

之申謙之張靈符並失利輔之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謙之副虎賁中郎將徐稚賓並沒孝祖支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亮時東軍已捷江方興復還虎檻建安王休仁遣方興劉靈遣各領三千人助赭圻以方興領孝祖軍沈攸之代孝祖爲前鋒都督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太宗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孝祖死之明日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三千就攸之攸之乃率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尉杜幼文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朱輔之員外散騎侍郎高遵世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段佛榮等三萬人詰旦進戰奮擊大破之斬獲數千追奔至姥山而反冲之等於湖白口築二城爲軍主張興世所拔陶亮聞湖白二城陷沒大懼急呼冲之還鵠尾留薛常寶代冲之守赭圻先於姥

山及諸岡分立營砦亦悉敗還共保濃湖濃湖卽在鵠尾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琬又遣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劉胡率衆三萬鐵騎二千來屯鵠尾胡宿將屢有戰功素多狡詐爲衆推伏攸之等甚憚之時胡鄉人蔡那倭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以書招之那等並拒絕胡因要那等共語陳說平生那等詰誦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略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吳率所領五千人

并運資實至于赭圻於戰鳥山築壘分遣千人乘輕舸二百與倭
長生爲游軍薛常寶糧盡告胡求援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
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
能得入沈攸之率衆軍攻之軍主郭秀之荀僧韶幢主韓欣宗等
率衆三千爲攸之勢援胡發所由橋道僧韶等接楯行戰復橋得
渡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至胡麾下遂見殺攸之策馬陷陳回還
爲追騎所刺馬軍主段佛榮武保救之得免並殊死戰多所傷殺
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遁走乘勝追之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
還常寶惶懼無計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四月四日胡自率數
千人迎之常寶等開城突圍走攸之率輔國將軍沈懷明軍主周
普孫江方與申謙之等諸軍悉力擊之吳喜率衆來赴爲胡別軍
所圍甚急有人來捉喜馬將蔡保以刀斫之斷手然後得免正員

將軍幢主卞伯宗江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力戰沒陳伯宗益州刺
史天與子也攸之喜等苦戰移日常寶張繼伯胡靈秀焦虔等皆
被重瘡走還胡軍赭圻城陷斬僞寧朔將軍南陽太守沈懷寶僞
奉朝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遇納降數千陳紹宗單舸奔西岸與
其部曲俱還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據赭圻劉胡遣陳紹宗
陳慶率輕艦二百大艦五十出鵲外挑戰吳喜張興世佼長生等
擊之喜支軍主吳獻之飛舸衝突所向摧陷斬獲及投水死甚多
追至鵲裏而還太宗慮胡等或於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軍廣德
令王蘊千人防魯顯時胡等兵衆彊盛遠近疑惑太宗欲綏慰人
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
求黃門郎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卽使褚淵擬選上
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邪始安

內史王職之建安內史趙道生安成太守劉襲並舉郡奉順琬遣
龍驤將軍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襲與郡丞檀玠拒
戰大敗玠臨陳見殺襲棄郡走據嶮自守琰虜掠而退襲復出據
郡時齊王率眾東北征討而齊王世子爲南康贛令琬遣使收世
子世子腹心蕭欣祖桓康等數十人奉世子長子奔竄草澤召募
得百餘人攻郡出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相沈用之前
南海太守何曇直晉康太守劉紹祖北地傅浩東莞童禽等據郡
起義琬徵始興相殷孚爲御史中丞并令率郡人俱下孚眾盛世
子避之於揭陽山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世子率眾攻之凱
之戰敗遁走世子遣幢主檀文起千人戍西昌與襲相應琬又遣
廖琰與其中兵參軍胡昭等築壘於西昌堅壁相守琬召豫章太
守劉衍以爲右將軍中護軍殷孚代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

防襲等衡陽內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起義兵襲何慧文
於長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城與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
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時湘
東國侍郎虞洽爲太宗督國秩在湘東勸太守顏躍發兵應朝廷
躍不從洽乃投桂陽收募得數百人還欲攻躍躍懼求和許之有
眾二千時琬徵慧文率眾下尋陽發長沙已行數百里聞洽起兵
乃回還攻洽洽尋戰敗奔走殷孚旣去始興以郡五官掾譚伯初
留知郡事士人劉嗣祖等斬伯初據郡起義琬遣始興太守韋希
真鷹揚將軍楊弘之領眾一千討嗣祖嗣祖亦遣眾出南康與齊
王世子合希真等以義徒疆盛住廬陵不敢進廣州刺史袁曇遠
聞始興起義遣將李萬周陳伯紹率眾討嗣祖嗣祖遣兵戍浚陽
萬周亦築壘相守嗣祖遣人誑萬周曰尋陽已平臺遣劉劬爲廣

州垂至萬周信之便回還襲番禺夜以長梯入城曇遠怯弱無防
聞萬周反便徒跣出奔萬周追斬之於城內交州刺史檀翼被代
還至廣州資貨鉅萬萬周誣以爲逆襲而殺之遂劫掠公私銀帛
藉略袁檀珍寶悉以自入袁顛悉雍州之衆來赴尋陽時孔道存
爲衛軍長史行荊州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代之以道存爲侍
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誅也元景弟子世隆爲上庸太守氏吏共
藏匿之顛起兵召世隆不至顛旣下世隆乃合率蠻宋二千餘人
起義於上庸來襲襄陽道存遣將五式民康元隆等迎擊於萬山
世隆大敗還郡自守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彊弩
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冗從僕射全景文軍主劉伯符等
領兵繼至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
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捍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自撞船

艦殺沒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
顛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六月十八日顛率樓船千艘來
入鵠尾張興世建議越鵠尾上據錢溪斷其糧迫胡累攻之不能
剋事在興世傳劉亮率所領至胡砦下胡遣其副孫犀及張靈焦
度鐵騎五匹越礮取亮不能得犀回馬去亮使左右善射者夾射
之墮馬斬犀首張繼伯副馬可率所領來降劉亮營砦深入賊地
袁顛畏憚之曰賊入我肝臟裏何由得活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鵠
頭內路欲攻錢溪旣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
鬪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
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鵠頭不
進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武會
倉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不敢越錢溪於梅根立砦胡

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謂
顓曰興世營砦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
陵大雷諸軍兵遏其上大軍在此鵠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
中不足復慮顓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
沂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顓更使胡率步
卒二萬鐵馬一千往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
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
之顓被攻既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
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資實
覆沒都盡燒米三十萬斛胡衆駭懼胡副張喜來降說胡欲叛八
月二十四日胡誑顓三公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餘糧
令顓悉度馬配之其夜委顓奔走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舸

悉撥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顓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
見殺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報子勛詐云袁顓已降軍皆散
唯已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益城誓死不貳
乃於江外夜取沔口琬聞胡去惶擾無復計呼褚靈嗣等謀之並
不知所出唯云更集兵力加賞五階或云三階者張悅始發兄子
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
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
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
左右震懼不能應第二子猗提刀走出餘人續至卽斬琬琬死時
年六十時中護軍劉順在座驚起抱悅左右人欲殺之悅顧曰無
關護軍乃止潘欣之聞琬死勅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
卽已梟戮欣之乃回還取琬兒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

建安王休仁命蔡那子道淵以父爲太宗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
鑰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
首京都劉順及餘同逆並伏誅吳喜張興世進向荆州沈懷明向
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
所至皆平定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
陳懷真憲子也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自度
不免因隨懷真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
首送京邑張興世弟僧產追胡木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
還竟陵殺懷真竊有其功郢州行事張沈僞竟陵太守丘景先聞
敗變形爲沙門逃走追擒伏誅荆州聞濃湖平議欲更遣軍與郢
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日不決乃遣將趙道始於江津築壘任
演戍沙橋諸門津要皆有屯兵人情轉離將士漸逃散更議奉子

頊奔益州就蕭惠開與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近奉別詔諸藩若
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任叔兒已斷白帝楊僧嗣據梁州雖復
欲西豈可得至道預邵宰卽與劉道憲解遣白丁遣使歸罪荆州
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道憲預記室參軍鮑昭劫掠
府庫無復子遺執子頊以降初鄧琬徵兵巴東巴東太守羅寶稱
辭以郡接凶蠻兵力不足分巴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遣信要寶
稱寶稱持疑未決暴疾死叔兒乃自號輔國將軍引兵據白帝殺
寶稱二子阻守三陝蕭惠開遣費欣壽等五千人攻叔兒叔兒與
戰大破之斬欣壽子頊又遣中兵參軍何康之領宜都太守討叔
兒軍至陝口爲夷帥向子通所破挺身走還叔兒遂固白帝孔道
存知尋陽已平遣使歸順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奔逃道存
及三子同時自殺何慧文始謀同逆其母禁之不從母乃攜女歸

江陵遽嫁之慧文才兼將吏幹略有施雖害王應之上特加原宥
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旣陷逆節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
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顏躍慮虞洽
還都說其始時同逆密使人殺之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
爲劉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仁版
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禽以火炙之問臺軍消
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神器未聞竒謀遠略
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前軍典籤范
道興志不同逆爲琬所誅其餘奉順是害者並爲上所怒詔曰前
鎮軍參軍督護范道興朕之舊隸經從北藩徒役南畿遭離命會
抱恩固節受害羣凶言念純誠良有憫愴可贈員外散騎侍郎南
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永新令應生新建令庠延寶上饒

令黃難等違逆識順同被誅滅言念旣往宜在追榮可贈生奉朝
請法度南臺御史次民延寶難並員外將軍有司奏寧朔將軍督
豫州之梁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都統
水軍屢戰剋捷仍進斷賊上流錢溪貴口苦戰平定凶逆今封南
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寧朔將軍參司徒中直兵軍事
廣平佼長生同統水軍屢戰及興世上據錢溪長生獨距賊衝要
功次興世今封武陵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寧朔將軍試
守西陽太守吳興全景文尚書比部郎吳縣孫超之假輔國將軍
右衛將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並經晉陵苦戰景文超之仍又北
討破釜水軍斷賊糧運及經葛冢石梁二處破賊亮南伐經大戰
又最處險劇景文今封西陽郡孝寧縣超之封長沙郡羅縣亮封
順陽縣並開國侯食邑各六百戶假輔國將軍驃騎司馬劉靈遺

寧朔將軍右軍蔡那寧朔將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三人統治攻道並經苦戰靈遣今封新野郡新野縣那封始平郡平陽縣佛榮封相東郡臨蒸縣並開國伯食邑各五百戶假輔國將軍左軍吳興沈懷明龍驤將軍積射將軍東平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懷明經晉陵破賊又水軍南伐統治攻道盤龍雖不統軍並經大戰先登陷陳安民又隨張興世遏斷錢溪別統軍貴口破賊今封懷明建安郡吳興縣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安民封建安郡邵武縣並開國子食邑各四百戶假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林監太原王穆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頓生龍驤將軍羽林監沛郡周普孫員外散騎侍郎朱重恩等五人幼文經晉陵破賊在軍統攻道南伐濃湖普孫副沈攸之都統衆軍穆之朱重恩並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陽縣穆之

封衡陽郡衡山縣生封始平郡武功縣普孫封順陽郡清水縣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三百戶江方興以戰功爲太子左衛率賊未平病卒追封武當縣侯食邑五百戶方興濟陽考城人衣冠之舊也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董凱之隨張興世破胡白城先登封河隆縣子食邑四百戶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功封上饒縣男食邑三百戶前征北長兼行參軍楊覆以貴口有功封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戶追贈虞洽檀玠給事中以李萬周爲步兵校尉陳懷真以斬劉胡功追封永豐縣男食邑三百戶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爲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爲振威將軍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孝建元年朱修之爲雍州以胡

爲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昌太守擊魯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郡太守入爲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嘗爲雍州以胡爲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轉諮議參軍太宗卽位除越騎校尉蠻至今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段佛榮京兆人也泰始五年自游擊將軍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莅任清謹爲西土所安後廢帝元徽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明年遷衛尉領右軍將軍未拜復出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四年卒追贈前將軍改封雲杜縣謚曰烈侯劉靈遺襄陽人也元徽元年自輔師將軍淮南太守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軍如故明年徵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病卒謚曰壯侯

袁顛字景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顛初爲

豫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補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紹南中郎主簿世祖征虜撫軍主簿廬江太守尚書都官郎江夏王義恭驃騎記室參軍汝陰王文學太子洗馬時顛父爲吳郡顛隨父在官值元凶弒立安東將軍隨王誕舉兵入討板顛爲諮議參軍事寧除正員郎晉陵太守遭父憂服闋爲中書侍郎又除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二年除東海王禕平南司馬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復爲義陽王昶前軍司馬太守如故昶尋罷府司馬職解加寧朔將軍改太守爲內史復爲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將軍如故行淮南宣城二郡事五年召爲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七年遷侍中明年除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未行復爲永嘉王子仁左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如故未拜復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以

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頗言之顓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出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群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釁因冢司景命未淪神祚再又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剋殄侍中祭酒領前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顓游擊將軍領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內款參聞嘉策匡贊之効寔監朕懷宜甄茅社以獎義築顓可封新隆縣子爰可封吳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戶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頗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喚召顓慮及禍詭辭求出沈慶之爲顓圍陳乃見許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

休仁不行卽以顓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顓舅蔡典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事有緩急故也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耳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欵狎相遇常請間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旣至襄陽便與劉胡繕修兵械纂集士卒會太宗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以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太宗顓子祕書丞戡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卽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太宗使朝士與

顛書曰夫夷陂相因興革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啟聖
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將淪宗
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曆有歸主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
牖里屯踰夏臺既天地俱憤義勇同奮剋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
順民爰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泰吾等獲免刀
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擊壤聖世汝雖劬
勞于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鄧氏
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塵吾子道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
無駭惋凶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
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
都必使蘭猶俱盡自非聖上廟算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衛
臣下則赤縣爲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旣天道輔順

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帝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
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羣下構慝妄生窺覲成
軫惑燕貫高亂趙讒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
見前載縣鑒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槩相與或
羣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誑所至邪詖無
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
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鈎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
誠未亮邪跂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
非爾而誰吾等並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改觀蓬門入奉
舜禹之渥出見義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時也奈何毀
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
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疹裁書表意爾其圖之時尚書右僕射蔡興

宗是顓舅領軍將軍袁粲是顓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子勛徵顓下尋陽遣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顓乃率衆馳下使子戩領家累俱還時劉胡屯鵠尾久不決泰始二年夏加顓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鵠尾顓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事賈乏就顓換襄陽之資顓答曰都下兩宅未成亦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太宗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顓曰卿歷觀古今嶮之與彊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爲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鷲謂其

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鵠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顓顧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以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已功顓死時年四十七太宗忿顓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微服求訪四十一日乃得密致喪瘞於石頭後岡與一舊奴躬共負土後廢帝卽位方得改葬顓子戩爲僞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戩城尋陽敗戩棄城走討禽伏誅孔覲字思遠會稽山陰人太常琳之孫也父邈揚州治中覲少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爲已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

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
行秀敏莫或居之覬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編於疲
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舞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
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况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
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敏常
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
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憂去矣
又曰天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貫
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斯非濫少
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瑩燭增暉光景固
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
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為通

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
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為黃門臨海太守
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
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為近侍事居規納置任
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授時良永寘治轍於
是吏部尚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覬
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並任為散騎常侍世祖不欲
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
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
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覬領本州大中
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祕書監欲以為吏部
郎不果遷廷尉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

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爲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閒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旣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

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也自中丞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卒官八年覲自郢州行真徵爲右衛將軍未拜徒司徒左長史道存代顛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土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復出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太宗卽位召覲爲太子

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上
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至說覲以廢帝侈費倉
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
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瑛二子
淹玄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叛逃東歸遣書要吳郡
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京邑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叛少
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
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
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太宗
卽以伐延熙爲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
史業至長唐湖卽與延熙合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
張永係進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事移檄東土曰

蓋聞彙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囂逆貪亂終殄
宗祀昌憲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炯戒今古者也自國步
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瘡業綴旒皇上仁雄集瑞英廠應歷鳳
儀標昇龍輝電舉盪穢紫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
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配斯光而羣凶恣虐
協扇童孺菽爾東垂復淪醜迹邪回從惡蜂動蟻附聖圖霆發神
威四臨羽駟所屆義旅雲屬攬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效皎然
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
厲中陳或振霜江蠡或騰焱荆河金甲燭天庭囂聲震海浦前將
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
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銳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
穆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

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宓
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
將軍杜敬真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申楯一萬分趣義
興予猥承人乏總司戎統聳劍東馳申憤海曲歎氣則白日盡晦
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勅不勦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
羣迷弗辨堯桀螳蛄微命擬雷霆之衝已枯之葉當霜颯之隊尺
豎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息夫因禍提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
事明筮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常年祉覃來裔孰如身
轅宗屠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覬千五百戶
開國縣侯生擒琛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
父兄弟皆已附逆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
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

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覬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
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
否百姓驚擾將士咸欲離散永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
保破罔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
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王劉亮
又繼至兵力轉加人情乃安時永世令孔景宣復反柵縣西江峴
山斷遏津徑劉延熙加其寧朔將軍杜敬真陸攸之溧陽令劉休
文攻景宣別砦斬其中兵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崇之
率鄉里起義攻縣斬景宣吳喜至板崇之領縣事太宗嘉休文等
誠効除休文寧朔將軍縣如故崇之殿中將軍行永世縣事並賜
侯爵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
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劉延熙遣楊玄

孫矯之沈靈秀黃泰四軍拒喜喜等兵力甚弱眾寡勢懸交戰盡日臨陳斬玄孫黃泰餘眾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即退還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遙相椅角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討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唐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尚之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陳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著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

分以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杖與高志之進義興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度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眾力尚少兵勢不敵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京邑義興諸縣唯綏安令巢遂秉節不移不受偽爵時齊王率軍東討與張永劉亮杜幼文沈懷明等於晉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持義興軍既為吳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晉陵東軍震恐上又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其月三日道隆與齊王張永共議捍宗城既未立可以籍

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道隆便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捍宗
首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
知之白太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張永嫌
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
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卽皆摧破袁標遣千人繼至齊王與
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屠其兩城曇瓘率衆數百鼓譟而至標
又遣千人繼之衆軍駭懼將欲散矣江方興率勇士迎射之應弦
倒者相繼曇瓘因此敗走吳喜軍至義鄉僞輔國將軍車騎司馬
孔瑛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瑛所事會信還云臺軍已進瑛
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遠走將爲人禽左右聞之
並各散走瑛與曇生焚燒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頗置郡城倉
廩遇雨不然無所損失初曇生遣寧朔將軍沈靈寵率八千人向

黃鵠嶠欲候道出蕪湖迎接南軍廣德令王蘊發兵據嶮靈寵不
得進屯住故鄣曇生旣走靈寵乃與弟靈昭軍副姚天覆率偏裨
以下十七軍歸順太宗嘉之擢爲鎮東參軍事因率所領東討喜
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躡瑛等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
吳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卽晉陵其月四日齊王急攻之其夜孫曇
瓘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陵袁標棄郡東走晉陵旣平吳中
震動吳興軍又將至顧瑛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
令王孚邀討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景文沈懷明劉
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追齊王張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
祖張靈符北討王穆之頓生江方興南伐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唐
錢唐令顧昱及孔瑛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仍進軍柳浦諸暨令
傅琰將家歸順喜遣鎮北參軍沈思仁彊弩將軍任農夫龍驤將

軍高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澤等率軍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陳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殺樓上弩手叡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壽救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諸軍皆悉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都東軍主卜道濟督戰許天賜請降庾業新野人也父產達以幹局爲太祖所知爲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遇覲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與戰破之斬孝伯豫首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爲其父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

趣石陂先已具船海浦值湖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嶠山村僞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唐詣喜歸誠及覲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盡若邪村民錄送僞龍驤將軍車騎中兵參軍軍主孔叡將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霑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孔操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送之二十二日嶠山民縛覲送詣晏晏謂之曰此事孔操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特年五十一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喜歸罪喜皆宥之琛子寶素與父相失自縊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初遣庾業向

會稽追使奉朝請孫長度送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袁標就其求仗長度不與爲標所殺追贈給事中先是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南路出東陽淹遣龍驤將軍桂暹征西行參軍劉越緒屯據定陽縣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軍主崔公烈攻其營斬幢主朱伯符首桂暹劉越緒諸軍並奔逸晉安太守劉瞻據郡同逆建安內史趙道生起義討之聚徒未合七月思仁遣軍主姚宏祖鮑伯奮應寄生等討破瞻斬之於羅江縣鄧琬先遣新安太守陽伯子及軍主任獻子襲黠縣縣令吳茹公固守力不敵棄城走伯子等屯據縣城茹公與室軍主丘敬文李靈賜蕭伯壽等攻圍彌時八月乃剋斬伯子獻子首張淹屯軍上饒縣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佛不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

百人淹信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場言虎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曇率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史臣曰自江左以來舉干戈以圖宗國十有一焉其能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神器政由王氏蘓峻事雖暫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運屬橫流世祖仗順入討民無異望其餘皆漆頰夷宗作械於後何哉夫勝敗之數寔由衆心社廟尊嚴民情所係安以義動猶或稱難況長戟指關志在凌暴者乎秦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剝悖亂事惟拯溺國道正諛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于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旬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日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

以也

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謝莊

王景文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初為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軍諮議並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文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

華川屯園
氏書印

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
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
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
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
生具慶奉啟事密詣世祖曰賊劬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
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
讀感慶天祚王室叔哲重光殿下文明在獄神武居陝肅將乾威
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
之昨復得明目伏承所命劉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
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荆鄢之師岷漢之衆舳
臚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羣后畢言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
相暴殄省闈橫流百僚屏氣道路以日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

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從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
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
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中無由今大軍近次永清無遠
欣悲踴躍不知所裁世祖踐阼除中時索虜求通互市上詔羣
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爲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規
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彊且漢文和親豈止彭
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略不足則閉關何
爲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
旣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絕臣唐管多敵豈識國儀恩誘降逮
敢不披盡時驃騎將軍竟陵王誕當爲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
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克日下船莊以丞相旣無
入志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申誕發日

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阼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書事在孝武本
紀莊慮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塵肆者悉皆禁制
此實允愿民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爲
令有所屈此處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
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織
實宜深弘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
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
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說當時以爲知言于時授才路
隘乃上表曰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
之貴故詩稱珍悴善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下
膺慶集圖締寓開縣夕爽選政晏旦調風采言廝輿觀譟仄遠斯
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被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興資

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
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恣
憑奚取九成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苑
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才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
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
人之鑿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鑿鏡難原之才使國罔
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僕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
非親士疎嗣祁奚豈誦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
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
二士而已捐秦相曰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敦進陳湯而坐以
禘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藝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
所知以付尚書分銓用若任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

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
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是歸
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
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
明庸墮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
績之風載泰榘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
右陳愚於側敢露蕩言懼氛恒典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
不行其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
義恭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常
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
遂果饗非次既足貽請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
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

披小心非惟在己却尤實懼塵穢彜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
瘳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
經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惛惛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
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庭瘵以綜所忝眼患
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惛爲此不復得朝
謁諸王慶吊親舊唯被救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已數十日
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
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
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羸羸而安之若
命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
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
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

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啟願三吳救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病此便是志願永畢在衙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中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一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年冀邪仰憑愍察願不垂愴三年坐辭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用刑獄存姬典哀矜折獄實惟呂命罪疑從輕旣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

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鞠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存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寃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宜於宰物三省之澤未洽於民謠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監司計獲多非其實或規免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鉄鎖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閔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寃戮東海愆陽此皆符變靈祇初咸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吞讜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

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鸞棺之諺輟歎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懼乖國憲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下詔曰八柄馭下以爵爲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銓衡治樞興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勲勤彌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克允則哲之美粵帝所難加澆季在俗讓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群品之誚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闕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分選詔且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辦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從來奏省錄作則承貽後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

訢達者尠且違令與物理至隔閼前王盛主猶或難之況在寡闇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卽嗟誚滿道人之四體會盈有虛旬日之間便至怨詈况實有假託不由寢頓者邪一詣不前貧苦交困則兩邊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已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樞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宮人之任決不可闕一來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賤旣成妨長寘之無所盛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資物情好猜橫立別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旣輕先

民情已變有堪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
官可不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自中分荆揚子時便有意
於此正訝改革不少容生駭惑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會何偃
致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復紙墨具
陳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頔之並
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莊所
上其詞曰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
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啓呈祥
乾維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質辭
水空而南僚去輪臺而東泊乘玉塞而歸寶奄芝庭而獻祕及其
養安騏校進駕龍涓輝大馭於國皂賁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踰
綠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晦其術十氏憎其玄東門豈或狀西

河不能傳旣秣苞以均性又佩蘅以崇 珣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
於帷燭蘊籥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 方疊鎔於丹綺亦聯規於
朱駁觀其雙璧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竟潛策紆汗
飛精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旣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
鸞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垌之彌塵狀吳門之曳
綽窮虞庭之蹈蹠究遺野之環袷若夫 蹶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
方攄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
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
國稱梁岱佇蹕史言壇場望踐鄙上之瑞彰江間之禎闡榮鏡之
運旣臻會昌之曆已辨感五繇之程符鑿羣后之薦典聖主將有
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斗極乘次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
年駢駢翼翼泛修風而浮慶烟肅肅雍雍引八神而詔九仙下齊

郊而掩配林集羸里而降祊田蒲軒次巘瑄璧承巒金檢茲發玉
牒斯刊盛節之義洽升中之禮殫億兆悅精祇歡聆萬歲於曾岫
燭神光於紫壇是以擊鼓之蹈撫埃之舞相與而歌曰聳朝蓋兮
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壽兮松有茂柞神極兮既皇家然
後悟聖朝之績號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
胥庭鴻名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巍巍乎蕩蕩乎民
無得而稱焉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
軍將軍于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祭信或虛執不奉
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
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
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改
領遊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

加冠軍將軍改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將軍如故六年又爲吏
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竒免官事在顏師伯傳時此
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爲長
史府尋進號撫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吳郡太守莊多
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卽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世
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誅云贊執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
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誅頗
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徃之苦不
足爲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
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及卽位以莊爲散
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中書令常侍
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本官並如故泰始

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右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長子颺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穆臨海太守伯父智少簡賢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太尉咨議參軍從征長安留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還爲宋國五兵尚書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見知元嘉中爲侍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惰太祖嘉之以爲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爲尚書左僕射太宗初以后父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

中特進尋薨追贈開府謚曰元公景文出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出爲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咨議參軍仍度安北鎮軍府出爲宣城太守元凶弒立以爲黃門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遣閒使歸款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爲東陽太守入爲御史中丞秘書監領越騎校尉不拜選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顥俱南北之望並以補之尋復爲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大

明二年復爲秘書監太子右御率侍中五年出爲安陸王子綏冠
軍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又徵爲侍中領射聲校尉
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衛如故坐與奉朝請毛法因
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兵領職尋復爲侍中領中庶子未拜前廢
帝嗣位徙秘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爲江夏王義恭太宰
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爲吏部尚書景和元年遷右僕
射太宗卽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
門諸將咸云平矜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
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
尋遷丹陽尹僕射如故遭父憂起爲冠軍將軍尚書左僕射丹陽
尹固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尹如故又辭不拜
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

熙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讓常侍服闋乃受太宗翦除
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乃下詔曰夫良圖宣國賞崇
彝命殊績顯朝策勤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
懷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咀寶曆方啟密贊義機妖徒干紀預毗
廟略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樞實資多士疏爵疇庸寔膺
徽列尚書右僕射領衛尉興宗識懷詳正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
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業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
開邑寔允勲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戶興宗可始昌縣
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戶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百戶進號
鎮南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後以江州當徙鎮南昌領豫章太守餘
如故州不果遷頃之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
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遷朝求爲湘州刺史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

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龍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
心既愧殊故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為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
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
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由吾踰忝
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
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為申啟景文屢辭內授上
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
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
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
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
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
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

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
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徙領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
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
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
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稍為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
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
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
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曰臣凡猥下劣方
圜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
橫至風夜燠戰無地容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
其兒啓聞乞祿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啟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卽
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漢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比

日忽得兗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既不識此人卽問
郗顯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
略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答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
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
可思若守爵散盡寧當招此誠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條已
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且傅職清峻元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
蹙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迫失常況臣髮醜人羣病
絕力効穢朝黜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愍
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懷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
臣款誠上詔答曰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
署竟請救施行此非密事外問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
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閣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

親故希卿者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
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
奸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
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
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
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彊賣狠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
郡資禮希調呼召及虜發船車並啟班下在所有卽駐錄但卿貴
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
明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
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徃徃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
不疑今旣省錄令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榦童並依錄格粲作
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

要任當有致憂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榮也想卿虚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灾木雁兩夫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蹋高涯之修榦與深谷之淺條存止之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結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

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兆正是依俛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其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在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特上旣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文景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

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死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常侍中書監刺史如故謚曰懿侯長子絢字長素
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
絢卽答曰草芥風必偃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
丞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媯襲封齊受禪國除景文
兄子蘊字彥深父楷太中大夫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
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爲將
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令如故景文甚不悅語之曰
阿益汝必破我門戶阿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
百戶爲中書黃門郎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在義興應見收
治以太后故止免官廢帝元徽初復爲黃門郎東陽太守未之郡
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領兵於朱雀門戰敗被劊事平除侍中

出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蘊輕躁薄於行業時沈攸之爲荊州刺
史密有異志蘊與之結厚及齊王輔朝政蘊攸之便連謀爲亂會
遭母憂還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世子爲郢州
行事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慰之欲因此爲變據夏口與荊州連
橫世子覺其意稱疾不往又嚴兵自衛蘊計不得行乃下及攸之
爲逆蘊密與司徒袁粲等結謀事在粲傳事敗走鬪場追禽斬於
秣陵市景文弟子乎大明末爲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乎獨
不同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
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
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宋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殷孝祖

劉劭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美晉光祿勳父祖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末為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接受刺史顏師伯節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為盱眙太守將軍如故還為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廢帝

西川中鳳樓
氏南商出

景和元年以本號
叛孝祖外甥司徒
之時徐州刺史薛
孝祖曰景和凶狂
神武在躬曾不淡
立長主公卿百辟
造無端貪利幼弱
權柄不一兵難互
成名若便能控濟
帛孝祖其間朝廷
以前驅之任孝祖
天同逆朝廷唯保

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太宗初卽位四方反
參軍潁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
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
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
此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危宜
八無異議泰平之隆非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
說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
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
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
帛僧韶隨方訓警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
忌僧韶隨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
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
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戒垂至延

陵內外憂危咸欲
是大安進孝祖號
仗先有諸葛亮箭
祖孝祖負其誠節
推治由是人情乖
諸軍事撫軍將軍
王玄謨別悲不自
以鼓蓋自隨軍中
羽儀自標顯若善
中死時年五十二
歸縣侯食邑千戶
安都所殺以從兄

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於
冠軍假節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
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
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
離莫樂爲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青冀幽四州
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
公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
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
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
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
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爲薛
于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勔字伯猷彭城太守征林邑遇疾廣州刺史劉道錫錫遣勔奉使詣京守元嘉末蕭簡據愨又命爲府軍主江反叛宗愨以勔本號爲晉康太守請爲寧朔司馬竟事平封金城縣五伐陳檀不克乃除進討隨宜翦定大

八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引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都太祖引見之勔對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廣州爲亂勔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海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荆行寧朔將軍湘東內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遷都徐州刺史劉道隆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閣先是遣費沈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率軍致名馬非獻珊瑚蓮理樹上甚悅還除新安王

子鸞撫軍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卽位起爲振威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閣太宗卽位加寧朔將軍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勔爲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叔實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標龐孟蚪並向壽陽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帥並忿廣之叨冒勸勔以法裁之勔歡笑卽時解馬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

百姓生爲立碑改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
又不拜還京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琰初求救
索虜虜大衆屯據汝南太始三年以勳爲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
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竒珍據汝南與琰爲逆琰降
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
汝陰太守張景遠景遠與軍主楊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
太宗嘉其効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沮縣男食邑三百
戶以文萇代爲汝陰太守除勳右衛將軍仍以爲使持節都督豫
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除侍中領射聲
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虜遣汝陽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
寇武津縣勳遣龍驤將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
闕于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關千兩於汝陽臺東水上結營元

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卽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
斬首一百五十級勳又使司徒參軍孫臺權督弋陽以西會虜寇
義陽臺壘大破之虜上其北豫州租有車二千兩勳招荒人邀擊
於許昌虜衆奔散焚燒米穀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
瓠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以其所陳示勳使具條
答勳對曰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僞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
爲德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失耕今春
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
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爲二萬人歲食米
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旣理不容有恐事難稱
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關俱
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郾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

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蹙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爲桓式寶等受國重恩今猶驅路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救荆雍兩州遣三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郢臣臣又以爲郢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尅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臣又以爲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尅今定是爲賊所爲不

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救命臣以爲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蒙榮爵使卽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闢欺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旣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怨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縣瓠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以來儉荒遠人多千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無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後悔界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爲

河畔所弊太宗納之元友議遂寢勳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子超越羽林監式寶於譙殺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千餘人勳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爲使持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侯食邑千戶超越輔國將軍北豫州刺史潁川汝陽關三郡太守安陽縣男式寶輔國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真陽縣男食邑三百戶珍奇爲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擊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壽陽超越式寶爲人所殺五年汝陰太守楊文萇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成西詔進勳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其年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土以勳啟徧示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其所請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彷彿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徃遊之六年改常侍爲侍中其年南兗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勳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青冀關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以爲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并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勳解職勳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勳使持節領軍置佐史鎮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旂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勳勳至命閉旂道隆不聽催勳渡旂進戰率所領於旂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寔天經忠惟人則象素流采金石宣輝日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驅衛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

佛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徃遊之六年改常侍爲侍中其年南兗州

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勔思懷亮粹體業
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
道逆蕃扇禍逼擾京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
朕用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下壺峻節均風往德歸茂先
軌泉途就永寬逝無追思崇徽策式光悼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
本官侯如故謚曰忠昭公子俊嗣順帝昇明末爲廣州刺史齊受
禪國除勔弟敷大始中爲寧朔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
都鄉侯爵謚曰質侯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霑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
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上國劉勔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
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宋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終

西川中鳳蘭
氏書回

宋書卷八十七

西川中鳳蘭
氏書回

列傳第四十七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後改慧爲惠少
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秘書郎著作並名
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
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
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
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
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
郎始與王濬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爲

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
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
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
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
何偃凡諸當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冲之爲偃命所黜臣
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
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
違顏咫尺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効益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其
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
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
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
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

解表自歎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重除
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
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
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
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旣立自
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
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
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
史行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
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
暴之聲入爲尚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
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徃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

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母憂去職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巂以爲內地緩討蠻濮闕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氏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

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人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旣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旬文章等與寶首屯軍於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

斷表啟路絕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啟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啟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為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為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腕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為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十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

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日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為誰遣人歷舫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復為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胃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叡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為太祖

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初爲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
興王濬後軍主簿出爲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廬陵內
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
平坐繫尚方項之被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瑒爲
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琰爲錄事參軍行郡事復爲豫州別駕太
宰戶曹屬丹陽丞尚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
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光元
年除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
朝琰仍行府州事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欲以吏部郎張
岱爲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卽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
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爲琰長
史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

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
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
令夏侯季子等竝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自
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冗從僕射柳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
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至卽與叔寶合叔
寶者杜坦之子旣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弋陽太守卜天
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
傳首京邑太宗嘉之以爲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戶時
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
袁顓遺信誘矜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爲信珍奇卽日斬矜
送首詣顓顓以珍奇爲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贈矜本官以
義陽內史龐孟蚪爲司州刺史領隨郡太守孟蚪不受命起兵同

子勛子助召孟蚪出尋陽而以孟蚪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宗知
琰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翳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爲司徒
右長史子邈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爲輔國將
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求琰上佐龐
道隆慮其爲禍乃請奉表使尋陽琰卽以叔寶爲長史梁郡太守
休祐步入朝家內猶分停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二年正月
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劬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休祐出鎮歷陽
爲諸軍總統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
封千戶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劬進軍小岷初合肥戍主南
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子勛前太守朱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
輔之輔之敗走琰以前右軍參軍裴季爲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
太宗卽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人歸降太宗以

爲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
產之馬步三軍助劬討琰義軍主黃回募江西楚人千餘斬子勛
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爲龍驤將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
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爲司州
刺史後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順柳倫皇甫
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劬率衆軍
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且始至壘壘未立順欲擊之時琰
所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士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
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
旣而劬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劬錄事參軍王起前
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劬奔順順因此出車攻劬順幢主樊
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稍鬪僧整刺僧愛殺

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勇冠三軍軍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閔率軍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成合肥初淮南人周符說休祐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獲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爲遊兵珍奇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趙叔寶助之慈孫等爲僧符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爲驃騎參軍叔寶本謂臺軍倖在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齋一月日糧旣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旣久彊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狼將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而走矣勔以爲然乃以

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政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衆力旣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卽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三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於是

方軌而進叔寶歛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黃
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三千欲破航并柵斷小峴埭回擊大
破之焚其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
且各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
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
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王
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
前無橫陳況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
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壘膾身膏斧
鑊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
日上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絕
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爨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

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匡子職在直衛
目所備視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
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
衣冠華胄信繁夙昭附矣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
子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嘗時未了
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感弱
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
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庭方宣示大義
惟新王道何容標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
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
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之掃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慙
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本無反心事由

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牋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勔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孟蚪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光屯軍柳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蚪乘勝進軍向壽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勔入其營勔逃避得免式寶得勔衣帽而去勔於是乃豎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勔用草茅苞土

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六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羣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蚪至弋陽勔遣呂安國垣閔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蚪軍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蚪於蓼潭義軍主陳肫又破之於汝水孟蚪走向義陽義陽已爲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

逃於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爲北豫州刺史八月
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軻敗並開門出降勔因此又與
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然
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
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旣不偏相嫌貴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
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軻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顛欲戰
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
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顛弱卒北恃足下孤
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踈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
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
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
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况復足下少祖

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
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
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
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
白薛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肥勔遣許道
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孟次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
衛將軍王廣之縱之道標率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勔所遣諸軍
未至爲道標所陷季文及武衛將軍棄慶祖力戰死之勔馳遣垣
閔總統諸軍攻合肥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
弟季文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乃
信汝恐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勔敗問有傳者卽殺之時琰子
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邈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間自建康

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爲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
城內之惑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
十餘騎走奔淮西投常珍竒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守閻湛之
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
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
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竒乞降慮不見納又求救於索
虜太宗卽以珍竒爲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僞
帥張窮竒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竒開門納虜淮西七
縣民並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降者太宗並送琰城
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城然
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而縛請罪勅並撫宥無所
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織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

帥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投常
珍竒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戶垣閔樂鄉縣侯孟
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
子食邑各三百戶黃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送琰及僞節還京
都久之爲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兼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
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欲諳
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內
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與之友
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啟方說主迹
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
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

川有於此也

夫世之所謂名臣者其於天下之內事也其於外山
也其於天下之門蓋以職事之由昔者亦其由也
昔者同遊之世也其於天下之內事也其於外山
也其於天下之門蓋以職事之由昔者亦其由也
前此書事其其甚少以今其甚多其於天下之內
事也其於天下之門蓋以職事之由昔者亦其由也
昔者同遊之世也其於天下之內事也其於外山
也其於天下之門蓋以職事之由昔者亦其由也
夫世之所謂名臣者其於天下之內事也其於外山
也其於天下之門蓋以職事之由昔者亦其由也
昔者同遊之世也其於天下之內事也其於外山
也其於天下之門蓋以職事之由昔者亦其由也

宋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終

蜀川屯園
氏園南

